

NongMingGongKouShuShi

农民工口述史

主编 吕国光
副主编 张春平 李壮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黄冈师范学院教育学立项硕士点学科资助出版

农民工口述史

NongMinGongKouShuShi

主 编 吕国光
副主编 张春平 李壮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民工口述史/吕国光主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1

ISBN 978 - 7 - 216 - 05694 - 6

I. 农…

II. 吕…

III. 农民—生存—状态—研究—中国

IV. D4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8534 号

农民工口述史

吕国光 主编

责任编辑: 窦鸿潭 邹少雄

装帧设计: 汪汉工作室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印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70 毫米 × 980 毫米 1/16
字数: 291 千字

经销: 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 19
插页: 1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 300

定价: 33.00 元

书号: ISBN 978 - 7 - 216 - 05694 - 6

本社网址: <http://www.hbpp.com.cn>

序

在 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影响中国的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便是农民流动。

我们对农民流动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农民因此不仅成为职业,而且成为身份性概念。这是“农民工”的制度基础;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有限放开。改革开放从根本上说是人的解放,农民可以走出土地进城务工,但体制性障碍使他们的流动仍然受到诸多限制,所谓“农民工”的词语便是这一特定历史的产物;第三阶段才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打开城门让农村人口进城工作,开始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农民工”正在成为历史。

认识的转换来源于事实的存在。农民流动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其一是经济增长贡献。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由一个只有很少外汇的国家变为当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农民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二是政治稳定贡献。发展政治学大师亨廷顿将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视之为国家稳定抑或动荡的社会根基。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尽管存在严重的“三农”问题,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其重要奥秘就是农民流动。如亨廷顿所说“城市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农村革命的一种替代”^①。因为城市化及其流动,使堆积在土地上的数量极大的农民有了出路。

其三是制度创新贡献。农民流动冲破城乡隔绝机制,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相互流动,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早在 90 年代开始,农民就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进行“以工补农”了。农村的产品和劳动力“进城”,城市的商品和信息“下乡”,大大促进了城市与乡村的经济交往,改变了自给自足的传统小

^①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 年版,第 273 页。

农经济。

但是,历史整体的巨大进步,往往是同历史中个体的努力与艰辛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农民流动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被深深地卷入到一个开放的社会体系之中,他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都日益社会化。而在一个迅速社会化的时代,货币成为他们与社会交往的动力和压力。对于社会化的小农而言,货币化支出压力急剧扩大与农民现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之间的矛盾成为他们流动的基本动因。其货币支出压力包括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税费支出扩大、医疗、教育费用增长、日常生活开支增多(生活方式城市化)、人情往来消费增长(农户经济引发)。而有限的土地造成农产品商品化率低,农业现金收入增长缓慢。

因此,对于走出土地的农民来说,外出流动既有寻求一种新生活的兴奋,同时也夹杂着许多无奈。他们的生活现实是那样的丰富与艰难,他们的精神世界是那样的复杂与痛苦。数亿流动着的农民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流动性社会。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流动性社会却缺乏深入的了解。尽管有相当多的论著,也有大量的数据,但毕竟看不见农民工这一主体的个体活动,特别是他们内心的感受。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以口述的方式,以农民工为主体,让他们讲述自己走出乡村土地后的兴奋、新奇与收获,也讲述其艰辛、痛苦与迷惘。这部书为我们展示出一个丰富的农民工群体社会。在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个具体的人在流动中的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他们出于种种原因走出熟悉的乡土,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完全凭借他们的艰辛努力开创自己的新生活。他们中有相当多数的人得到了土地完全无法给予的收获。在近些年的春节期间,你会发现飞机上有许多农民工模样的乘客,从中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个世界真的发生了变化。但我们也不可忽视,走出熟悉的乡土之后,农民工生活的艰辛与无奈。他们缺乏必要的知识、技能和制度赋予的基本地位,只能与命运苦苦挣扎,独自承受社会给予的一切。无须讳言,在当今的城市,正在出现一个由流动人口构成的一个边缘或底层社会群体。他们犹如一股巨大的潮流,没有他们,城市会陡然失去活力,与此同时也会泥沙俱下,造成社会的不安宁感。

无论如何,农民工已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巨大存在。由他们所构成的社

会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生活世界。而且他们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如“80后”的“农民工”便不好再以“农民工”的字眼来称呼。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未干过一天农活，刚一毕业，甚至辍学后便早早走出家门流动在外。他们没有基本的乡土记忆，又缺乏城市经验，是最不稳定的一个群体，也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新兴群体。本书中的很多口述者正是这一部分人。通过这部分人的讲述，给我们展示出一个新兴而复杂的世界。

无论从选题，还是方法，本书都具有相当高的认识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关注农民工，就是关注国家，关注我们自己，也是关注未来，因为我们的生活在相当长时间离不开农民工。尽管从历史的眼光看，农民工一词最终要进入历史，但是历史正是由当下而构成的。农民工的口述也将成为活生生的历史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感谢口述者以及本书的编者。

徐 勇

目 录

在深圳的两年	口述人:张孝兰(001)
我想从头再来	口述人:吴 海(010)
好日子是过出来的	口述人:李丰庆(023)
十七年的打工经历	口述人:老杜等(033)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口述人:路 露(043)
我是个自由职业者	口述人:赵方栓(062)
拒绝二奶	口述人:萧晓红(077)
打工三十五年	口述人:傅运来(089)
做出更好的霓虹灯	口述人:张铁牛(098)
我被重男轻女的思想害了	口述人:陈 桑(112)
为了孩子读书	口述人:叶 飞(123)
我选择重新读书	口述人:武 婷(134)
《平凡的世界》给我力量	口述人:徐德华(143)
妈妈,您的艰难和付出,我懂!	口述人:钱 月(151)
开书店	口述人:李 风(161)
不要家的慧	口述人:杨小红(173)
拾荒的爷爷奶奶	口述人:陈 飞(186)
要生儿子的老李	口述人:徐爱英(197)

我从来不想家	口述人:张 生(208)
心态不能因为贫穷而贫穷	口述人:杨双霜等(217)
社会像一本百科全书	口述人:倪 强(229)
标点符号般的人生	口述人:林晓丹(238)
因为没有多读几本书	口述人:刘国庆(247)
来生要完成爸爸的心愿	口述人:陶 芳(257)
收音机给我们带来欢乐	口述人:刘军平(267)
选择充电	口述人:郑 波(275)
南方是别人的	口述人:吴小龙(284)
后记	(293)
编辑后记	(297)

在深圳的两年

口述人：张孝兰，女，39岁，湖北京山县人

我出去打工

我叫张孝兰，家住在荆门市京山县，是60年代出生的人，2006年一年都在外面打工，今年过年才回到家。丈夫在家里面种田，8亩地都是旱地，春季收小麦，秋天的时候收棉花。这几年小麦、棉花又不值钱了，卖不出好价钱。家里日子过得很艰难，一年到头，平均收入没有多少，过年都没有什么年味。女儿总说，还不如不过年，反正也吃不了几回肉。

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我与丈夫1986年结婚，直到女儿三岁都没有房子，全家三口都挤在他大伯家里。

那时候还没有自己的责任田，成天给他大伯起早贪黑，还要遭不少白眼。经过几年的奋斗，加上娘家的帮助，家里贷了款才盖了自己的房子。没有几件家具，只有空空的墙，一个大床和几件种地的工具。

房子是有了，吃饭倒成了问题。有时候几天都没有米下锅，全家只能吃红苕（红薯）。真是苦了女儿了，从生她到八九岁都没有吃过什么好东西。后来棉花价钱稍微高了一点儿，家里总算有了点活气，我以为苦日子是到头了，谁知道，唉！

那是2004年的夏天吧，小麦才收到缸里，黄豆还晒在家门口的场子上。儿子突然说肚子疼，我当时没在意。后来连续几天，他都喊肚子疼，肚子也渐渐起了变化，在肾那块地方竟然肿起来了一个包。他爸爸带他到大队医院去看，大夫说他的肚子胀气，打几针就好了。可没想到，打了针回到家他又疼了起来，还疼得在地上打起了滚。我们当时就急了，赶快把他送到县医院去检查，连黄豆都来不及收。一来一去就折腾了一下午，到晚上很晚才到

家，医生让我们在家里等结果。

结果下来以后，竟然是先天性肾穿孔，孩子一尿，尿便在肚子里面堆积了起来。唉，这灾祸说来就来了，也不打个招呼。咋个还活蹦乱跳的孩子，现在却躺在医院里。

他住院一个多月，就花了一万多块。我们年收入才四五千元，如今欠别人就有八千多。那年夏天，他姐考上了大学，我们都很高兴，但一想到学费要八千多，就不知道该咋办了？她姐是个懂事的闺女，要出去外头打工，我和他爸都不同意。我们严家好不容易出了个大学生，怎么也要她上大学。我和他爸商量了一下：让闺女去上大学，我出去打工。商定后让他姐去学校上学，但去学校的时候只拿了一点生活费。学费的事以后再说。那时候我觉着活着都没意思了。但为了儿女，也只好勉强撑下去。听别人说深圳那边招女工，就跟别人去了深圳，一呆就是两年。

起初并没想到自己能去深圳，我听说外面骗子太多，都不敢出门。倘若到了深圳工厂不要我，回来的路费都没有了，那该怎么办呢？同时又舍不得家里，8亩田一个人种是很难的，小儿子的伤口还没愈合，身上还插着管子。我走了，就没人照顾他了。后来听别人说，环英（本村人，已在外面打了几年工，现在帮别人招工，她介绍一个人就提成300元）那儿要人，就在那里报了名，她帮我们把手续办好，带我们过去。

环英她们当工头的也不容易，她要担一点风险，因为深圳那家玩具厂所招的女工年龄要在18至28岁，像我们这样过了30岁的人一般都不要的，但是环英有办法，她找来一些年轻点儿妇女的身份证，然后到派出所去补办假身份证（她在那里有关系）。年龄，相貌差别大点儿也不要紧，厂子里头有人照应着。我记得当时她发给我的身份证是个叫许秀美的人，28岁，是隔壁村的。身份证给我后，她让我交138元的火车票钱，钱还是她借给我的。我跟她说，等我打工挣了钱就还她，手续的事就这么办妥了。

第三天，我把行李收拾好，在环英的带领下，我跟村里的几个人登上了前往深圳的火车。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什么都不知道，昏头昏脑地跟着人群进了车厢，然后就跟着别人找座，还好行李不多，我个子小人灵活，一会儿就找到了，有座儿没座儿的姐妹就拉东扯西地闲话起来。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到了深圳，反正走的时候我跟着走，坐的时候我就跟着坐，一直到了那家

玩具厂门口都辨不清东南西北，像极了那蒙着眼的驴。

初到深圳

对深圳的第一印象很深，那是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到那么远的地方。我们一下火车，就被人山人海给包围了。放眼望去，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穿着各种服装，有着不同打扮，背着大小行李的人，挤满了整个火车站。一下车，就有一些人围了过来，问我们要去哪儿？要不要票？我还没醒悟过来，环英就把他们给轰走了，听说他们就是《新闻联播》上所讲的黄牛，专靠倒卖车票赚钱，连打工的人都不放过，很可恨。

我们一下汽车，就随着环英像走迷宫一样穿了起来。在东莞这里有许多工厂数都数不清，有棉纱厂、毛巾厂、服装厂、食品厂等，吃穿住行的用品一应俱全，其中许多厂都连在一起，是一条龙的，像棉纱厂、毛巾厂、服装厂，把棉花纺成布，染色、印花，加工成毛巾、衣服、毯子这些工序都是一体的。

到处都是机器的轰鸣，货车喇叭的嘀嘀声，还有嘈杂的人声，这是一个非常繁华热闹的地方。这里的天是灰暗的，阳光毒辣，水泥地踩上去两脚发烫，很少看到树荫，只有一些大型盆景，点缀在一些大商店的两旁，再就是工厂的墙壁。我们所要去的那个玩具厂，只是沧海一粟。

那个玩具厂的主要职责是把生产的各种零部件进行组装、喷色、包装，每一个工序都分为三个车间，每个车间都由数量不等的流水线组成，每一条流水线都有若干个女工，由一个拉长管理。

我们并未从大门直接进入厂里，而是从后门来到了人事部，然后由环英给我们每个人办手续。当时我们去了5个人，3个本村2个外村的。手续非常烦琐，我们又累又饿，在门口等了两三个小时之后，她才拿着我们的分配单出来。当时就想着快点去吃点东西，一整天没吃东西，都快饿晕了。

我和本村的秀珍分在同一个车间，爱芝在包装车间，2个外村的在喷色车间。当时环英说，每个人都是按件算钱，各个车间不同，但包装和喷色两个车间的工资稍微高点，因为包装车间的人都是有关系，走后门进去的，工作轻松不说，人也舒服；喷色车间的工作又脏又累，因而工资稍高点。我那个车间工资不高，只要勤快，还是不错的，其实我还是蛮想进爱芝的那个车

间的,毕竟工资高点嘛,累不累都无所谓。

我们怀着不同的心情,在环英的带领下到了住的地方。宿舍与工厂相距不远,走路大概要七八分钟,周围比较安静,是一些居民区和杂货店、服装店,一出宿舍生活用品都可以买到。我们经常光顾那里一家叫广福来的杂货店,女老板姓齐,地道的广东人,很热情的。我们一行人傍晚才到宿舍大院,这里有十几栋的宿舍,每栋都有7层,里面有纺织工、印刷工、制衣工,这一住宅区由几家老板合资建的。我们住在6栋4楼,这一整栋都是我们厂的工人。每一层有12间房,每一间住10个人,摆设很简单,整个房间大概只有20平米,5张上下铺,外加一个大柜子,硬是挤得满满的。夏天热得要死,没电扇,更别说空调了。到了夏天,我就巴不得呆在厂里,因为那里有空调。在这个像蒸笼一样的房间里,只能买把蒲扇,里头没有电插座。冬天还好,地方小,人多,挤着暖和。但是夏天是最难熬的,高达40度的气温再加上蚊子的嗡嗡声,根本就睡不着,只有累得不行才可以勉强入睡,第二天醒来还是满头大汗。由于人多房小,在房间里很不自在,同事之间经常因一些小事而吵起来。

有一次,我刚回寝室,同宿舍的一个贵州妹很生硬地问我见过她的一双新丝袜没有,我说没有。她立刻就大声地说,肯定是我拿的,因为那天她买东西回来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寝室,我当时就火了,很生气地和她吵了起来。我确实没有拿她的东西,而她的语气听起来很让人恼火。到最后,还是秀珍把我们劝开的,一连好几天我都没有和她说过话。后来,她的袜子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但她从来没有向我道过歉,所以我一直都没有理她,直到我离开工厂。

从早到晚都在做事

好多从外头打工回来的人都说老板黑,事实也如此。我们厂对待新来的工人都要试用一个月:第一个月按所完成工额的50%算(这样折算,工资大概只有300多吧),然后接着干,下个月领第一个月的工钱,防止你拿了钱跳槽;如果不想干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就没有了。每完成一个玩具3分钱,一个月拼命地做,最多就挣700多块。我们每天工作10个小时,上班时都是

坐在椅子上，只有上厕所的时候才可以活动一下，多上几次厕所，拉长就会骂。我们这些三十好几的人，哪能让那些小姑娘们骂呢？所以就很少去了。坐的时间长了，屁股上就起了一层茧。夏天的时候更要命，都是热疹子，又痒又疼的，别提多难受了。

在家里的时候，过得很自由，想做事的时候就做事，不想做的时候，还可以休息一下。但在这里，从早到晚都在做事，没有喘息的机会。晚上到了寝室，全身都疼，有时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一躺床上就睡着了。不像那些小姑娘们，一天到晚都活蹦乱跳的，而我真是年纪大了。

我们的伙食由厂里供应，在职工宿舍院里有专门的食堂。第一天早上随便吃了点馒头和稀饭，就上工了。新人刚去没有谁教你，只有看别人学。我所在的那条流水线主要是负责组装零散的玩具。一条流水线两边各坐几个女工，分别组装一个工序，每个人都分配许多同一型号的部件，拉长会随时为你增加。

在厂里头做事有统一的制服，统一的长袖衬衫长裤。一个车间里有好几条流水线，每隔几条都有一个拉长在管理，这些拉长大多是本地人，或是上层老板的什么亲戚。他们的月工资都是一千多，车间主任更多，三千到四千左右，这些都不算年终的奖金和红包。别人的工作既轻松待遇又好，我就盼望女儿能找到一份这样的工作。在一条流水线上工作的人并不固定，厂子的效益不是很好。淡季的时候，每天的工作量较少，工资只有五六百元块，下午只工作两个半小时，深圳这里一年四季都很暖和，下午很热，做不了几个小时，稍微轻松点。在旺季时，工厂会让我们加班几个小时，这个车间的任务做完了，会安排你到另一个车间去工作，每天加班加点，到月底工资就稍微高一点，但人累得要死，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有一个月我一下子瘦了十斤。人累点不要紧，只要能多挣点，寄给女儿作生活费。

在这一年里我的平均工资都在五六百左右，最多一次是七百。一个月除了平时的花费，也能存四百多块钱。我差不多每三个月寄一次钱，以前从没写过信，这一年也给丈夫写了几封，说一些生活琐事。

一次在信里我说在那边吃不习惯，人瘦了很多。丈夫就在那年过年的时候，让人给我捎来了半蛇皮袋的炒花生米，还有一些干鱼。那么多的花生米，不知道他剥了多长时间，真是难为他了。

去年过年没有回家，车票不好买，而且很贵，要一百多块，我想不如省下来寄到家里，也不知道丈夫在家是怎么弄的。

生活在广东

广东人喜欢在菜里头放糖，很喜欢在饭前喝一些甜汤。如果饭前没汤，也会把菜汤兑了开水喝。菜里放糖，我一点都不适应。

这里天气好，温度高，雨水足，一年四季都没必要穿毛衣、袄子。一年四季都有水果吃，而且品种多。比如火龙果、龙眼、荔枝……都是第一次尝。

食堂里的早餐供应馒头、稀饭、糖包子，还有腌的很甜的萝卜。稀饭里面的米少得可怜；馒头又白又软，嚼在嘴里一点也没味，拿在手里像海绵，全凭餐票领取。早中餐的餐票各一套，给一张食堂的师傅，领一份饭菜。中饭一律是米饭和青菜。因为吃的是大锅饭，里面有沙子，菜都是一些又老又烂的，也没洗干净。菜里头很少有肉，有也只是一些上面还有猪毛的大块肥肉，看了就倒胃口。过节的时候菜会稍微好一点，像过年的时候，厂长和外资老板来厂里巡视了一遍后做一个演讲，说要给大家过个愉快的年，要改善改善伙食，食堂弄了一些比较好的菜，每人还发了一个鸡腿，是肉鸡，很多肉，但是不好吃，嚼在嘴里像木屑似的，但毕竟是很好的菜了。春节时正是旺季，加了几次夜班才把货赶完，本来是想给儿子织件毛衣的，但那几天从早忙到晚，等到有时间的时候，天气也暖和了，后来问起儿子，才知道弟媳妇给他织了一件。弟媳妇真是个好人，对他们姐弟两个很照顾，孩子们小时候的棉鞋都是她做的。

平时都在厂里呆着，没时间出去玩，只有在淡季的时候晚上下班早，在宿舍里洗了澡，就出去逛一下夜市，只是逛，很少买，也不敢买，怕被别人宰。那些卖衣服的老板不管你年龄多大都喊你“帅哥、靓女进来看一下！”叫的人心里美滋滋的，但是宰起人却从来不手软。他们看你是外地人，就漫天要价，有的广东人还动手打外地人，我们就只敢在住的附近随便逛一下。

这里的治安不好，经常会有人打架或抢劫。秀芝以前就跟我说过，好多有钱的女人戴着金项链，金耳环，拿着包包，手机之类的走在大街上，被骑摩托车的人一把就抓过去了，她们都还没明白过来，东西就没了，有的人的耳

朵都被拉出血了，真是惨不忍睹。这里外地人很多，人很杂，晚上出去也很危险的。所以我们晚上只在附近逛一下，就回来了。刚开始我还不是很相信，后来有一次亲眼看见有人的包包被抢了，我就再也不敢出门了。

那天大概是晚上7点，天还没黑，我秀珍、爱芝几个人在一个小商品市场出来，没走几步，就听见一个女的声音在喊：“抢钱啦，有人抢劫啦！”我们寻声望去，看见一个穿得很时髦的一个女人，被一辆摩托车拖着跑，她手里还紧紧地攥着一个皮包，光天化日之下抢钱，那贼也太大胆了。但那个女人叫了半天，被拖出去好几米远，都没人帮她的忙。后来，就在那个抢劫犯快要得手的时候，被闻声赶来的警察吓跑了。

广东这个地方水土好，人都白白净净的。我在那里，没过几个月也变的跟城里人一样，挺白的。过节的时候，一些大型超市酒店的门口会摆一些很大的盆景，有一家叫家家福的大型超市，在中秋的时候门口放了好几盆很大的金钱橘，那橘子很大，我和秀珍从旁边经过的时候秀珍还偷偷摘了一个，我没有摘，毕竟是别人的，拿了总不好。

在这个宿舍院里还有几栋住着广东本地人，平时，很少见到他们，只知道他们都很浪费，经常看到一些还挺新的衣服被扔在地上，估计只穿过一次就扔了，看了真让人心疼。我们过年都买不上几件新衣服，我真是看不惯，有好几次想去把那些衣服捡回来，但又怕别人笑话。

我在宿舍里与本村的秀珍、爱芝关系较好，平时出去都是和她们一起。常去光顾的杂货店跟老板熟起来了，她常常跟我们讲一些她家里的事。她告诉我们她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就是因为她生了一个儿子，她婆婆才对她好一点。“老不死的，总骂我不会生，现在好了，有了孙子，嘴都合不拢了。”原来，广东人大都重男轻女，有的家里面生了两三个女儿还要生，只为了要儿子，跑到外地偷偷的生，或把女儿送人，他们也不管计划生育。我觉得儿子女儿都好，只要孝顺就行。我才不会像她那样宠儿子，哪能让他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呢？我儿子小时候该骂的时候得骂，该打的时候得打，棒下无犬子嘛，怎么能偏心呢，都是我生的，儿子女儿我都不嫌弃。

人到了外头就变了

有句俗话说的好，在家靠亲戚，出外靠朋友。到了外边才真正体会到了这句话。在宿舍都会拉帮结派。这里的贵州妹是最时髦的，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比吃比穿，四川人最勤快，许多四川来的都是夫妻一起来；湖北人被别人说是最贼的。

宿舍里那几个贵州妹最活泼，每天晚上回来都会讲大半夜的闲话，我们这些中年妇女累的要死，没有闲工夫去闲谈。她们几个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光是描眉、涂粉的化妆品就一大堆。工作的时候也不闲着，总是窝在一起唧唧喳喳。她们的衣服也是过一阵就换个样式，而我们的衣服，穿不烂是决不会丢的。

住在同一栋楼里，不熟的人碰到一起，都不怎么说话。有些人从楼上泼一盆水，楼下立马就骂了起来，搞不好还会跑上来跟你吵一架。还好，我有几个谈心的人，秀珍是其中一个。

秀珍在村里的时候，就有乙肝。在厂子里过了几个月，被查了出来，就被开除了，一个人回去了。她刚到的时候，爱芝就故意嫌弃她，不把碗筷和她的放在一起，吃饭也不愿和她一块去食堂，到最后，连话都不愿说了。她这么排斥秀珍，弄的全宿舍的人都排挤她。她只好用塑料袋把自己的碗包起来，放在柜子的角落，一个人去吃饭。只有我还跟她说说话，她也向我诉说心事。

秀珍家里也很困难，要供养两位老人，两个儿子都在读初中，丈夫又爱喝酒，一天没酒就要发脾气，摔锅砸碗的，家里的责任田又种不好，实在是没办法才出来打工，真是个苦命的女人。她总在早餐时，多拿几个馒头回来，据她说她总是肚子饿。别看她个子挺小，胃口挺好，干的活也多，速度是车间最快的。

她和我聊天的时候，说得最多的就是她儿子，看得出来，想儿子了，我也很想儿子。有时候在工厂做事的时候，别人喊我去接电话，激动的拿起话筒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爱芝在村里本来就是一个俊俏的媳妇，一到城里，皮肤更好了，漂亮衣

服一穿，像个城里人。她人挺刁钻的，说话从不给人留后路。同时也很圆滑，在你的跟前大姐长大姐短的，背后却喜欢戳别人的脊梁骨。她刚开始还老老实实的，三个月后就和车间主任勾搭上了。据她说，那个车间主任答应过会给她涨工资，而且还会升她为拉长。看她每天都花枝招展地进进出出，也不知道那个广东佬说的是不是真的。我走后，也不知道她当上拉长没。

宿舍有个四川妹子，黑瘦黑瘦的，带着一副病样子。她和他的老公一起来到深圳，据说两人是高中同学，后来都没考上大学，就一起来深圳了。我见过那个男的，确实长得很漂亮，样子也不错。他俩没领结婚证，只在家里头办了几桌酒席，算是结了婚。刚去的时候，他们关系还挺好，两三个月后，那男的就跟一个台湾女老板跑了。四川妹子在宿舍里哭的时候，我们才晓得她已经怀孕几个月了。那个男的真不是个东西，简直不是人养的。四川妹子后来跑去打了胎，真不知道她今后该怎么办。

人心说变就变，人心隔肚皮，很多人到了外头就变了很多。和我同去的几个人，不只是她们，我觉得，我也变了很多，有时候都在想，我是不是不应该出来打工。

在厂里的时候，看到一些女孩子刚开始的时候都很乖的，后来就看到一些女孩子怀了孕，还跑东跑西的。厂里有很多小姑娘，18岁左右的样子，都一个个疯疯癫癫的，跟村的姑娘一点都不一样。厂里的厕所是那种连通的，蹲式的，有一个自动冲水箱。有一次我上厕所的时候，竟看见一个死婴儿躺在槽里，血糊糊的，自动水箱一放水，一会儿就冲跑了。以前也听别人说，在垃圾箱里看见过死婴儿，我当时还不信，现在总算看到了。真是世道不同了。

说句心里话，打两年的工，从深圳回来，还真有点舍不得。虽然城里人对农民工不是很好，有的还歧视我们，工作累工资又低，但城里还是比农村舒服一些，他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比我们好，一个月辛苦点还能有一点积蓄，比在家里好多了。在家里，手头上基本上没什么钱，只有收了棉花以后才有点钱。还是做城里人好。我就希望我的儿子、女儿不要像我一样每天累死累活的，挣不到几个钱。现在从城里回来了，回去的希望没了，以后也只能种田了。